

# 国际维和行动如何影响 内战中的外部支持\*

吕蕙伊 司晓宇 陈 冲

【内容提要】 外部力量介入与干涉是内战久拖未决的主要因素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维和行动能够有效威慑和抑制外部力量对内战的支持。然而，这一观点缺乏系统性的证据和经验支持。部署维和行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战国政府的同意，而这可能对内战国政府和反叛组织产生非对称性影响，进而导致外部力量增加对反叛组织的支持。一方面，国际维和行动的部署可能会强化反叛组织及其潜在外部支持者的认知，即政府与反叛组织之间的权力平衡正在向政府倾斜，从而促使外部力量更加积极地支持反叛组织；另一方面，维和行动客观上更需要内战国政府的支持与合作，这增加了国际社会对政府的关注程度以及外部力量在支持政府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和声誉成本，外部力量因此会更有动机减少对政府的支持。作者通过分析 1992—2017 年全球内战国家的样本数据，采用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系统检验了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对内战国政府与反叛组织所获外部支持产生的不同影响。统计结果发现，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均显著增加了外部力量对反叛组织而非对内战国政府的支持概率，并推动外部支持由出兵这一直接方式向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等间接方式转变。这些发现对系统理解内战中外部支持的动态变化以及提升国际维和行动的效果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维和行动；内战；反叛组织；联合国；第三方干涉

【作者简介】 吕蕙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司晓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陈冲，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北京 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4) 11-0029-3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应用大数据技术预测全球突发重大危机事件引发的社会骚乱研究”（项目批准号：20CGJ01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 一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部分国家的国内冲突频率和烈度显著增加，成为全球与地区和平的主要威胁。<sup>①</sup> 据统计，自 1989 年以来，全球爆发的内战共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sup>②</sup> 内战不仅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还加剧了社会贫困现象，破坏了地方治理结构，给冲突国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内战的终结并非易事。除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社会、种族、宗教和领土矛盾外，<sup>③</sup> 外部力量对冲突各方的支持往往成为和平解决内战的又一障碍。<sup>④</sup> 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后爆发的内战中，超过 80% 的冲突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外部干预，这导致冲突持续的时间更长，也使得和平解决冲突的难度更高。<sup>⑤</sup> 虽然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一再呼吁冲突各方及其外部支持者保持克制并避免“火上浇油”，但外部力量的持续干预始终是内战和平解决的重大障碍。<sup>⑥</sup>

为应对内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峻挑战，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积极开展了维和行动。传统观点认为，由国际社会主导的维和行动可以产生一定的威慑效果，即减少外部干预、防止冲突复发并促进和平建设。<sup>⑦</sup> 然而，即便是在维和行动已经部署的情况下，外部力量对冲突方的支持仍可能继续存在。以叙利亚内战

---

① 本文语境中提到的“内战 (civil war)”与“国内冲突 (intrastate conflict)”主要参考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库 (UCDP) 对内战的定义，具体是指发生在主权国家内部，一国政府与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爆发的、导致当年战斗人员死亡人数 (不包括平民) 达到 25 人及以上的冲突。

② Therese Pettersson and Magnus Öberg,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21,”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7, No. 4, 2022, pp. 597–613.

③ Paul Collier, *Wars, Guns and Votes: 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pp. 121–140.

④ David E. Cunningham, “Veto Play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4, 2006, pp. 875–892; Lise Morjé Howard and Alexandra Stark, “How Civil Wars E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orms, and the Role of External Acto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3, 2017, pp. 127–171; Katherine Sawyer, Kathleen Gallagher Cunningham and William Reed, “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 in Civil War Termin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6, 2017, pp. 1174–1202; Noel Anderson, “Competitive Intervention, Protracted Conflict, and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3, No. 3, 2019, pp. 692–706.

⑤ Vanessa Meier, et al., “External Support in Armed Conflicts: Introducing the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ESD), 1975–2017,”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0, No. 3, 2023, pp. 545–554.

⑥ 《中方反对外部势力破坏叙利亚安全稳定》，<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1031/c1002-40106844.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5 日。

⑦ Virginia Page Fortna and Lise Morjé Howard, “Pitfalls and Prospects in the Peacekeeping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2008, pp. 283–301.

为例，2012 年 4 月，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成立，负责监督各方停止武装暴力以结束冲突。尽管如此，俄罗斯和伊朗继续对叙利亚政府提供支持，而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利比亚、土耳其、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则继续对叙利亚反叛组织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这些外部支持者不断地向战场输送资金和武器等资源，导致叙利亚内战的敌对行动再度升级。<sup>①</sup>又如，自 2023 年 4 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爆发以来，<sup>②</sup> 尽管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阿安全部队）努力推动苏丹各族群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其努力仍面临巨大的外部挑战。联合国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Rosemary DiCarlo）指出，一些外部力量无视安理会为支持政治解决所做的努力，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助长了苏丹冲突。<sup>③</sup> 非洲联盟委员会高级代表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Mohamed Ibn Chambas）进一步表示，外部力量在战时物资供应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支持，是苏丹内战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主要原因。<sup>④</sup> 由此可见，外部力量对内战冲突各方的支持已成为影响国际维和行动成效的关键。<sup>⑤</sup> 因此，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国际维和行动如何影响外部力量向内战中的一方或多个冲突方提供支持？<sup>⑥</sup>

学界对上述问题依然缺乏系统性研究。探究维和行动能否有效威慑或抑制外部力量对冲突各方的支持及其支持方式的变化等问题对深入理解内战动态过程和寻求内战解决方案将至关重要。本文提出，尽管国际维和行动在原则上需要获得主要冲

①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United Nations Supervision Mission in Syria,”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mission/past/unsmis/>,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5 日。

② “War in Sudan Is ‘A Crisis of Epic Proportions’ as Atrocities Abound,”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4/1148791>,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6 日。

③ Political and Peacebuilding Affairs, “One Ye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nflict, Sudan’s Warring Parties Continue to Ignore Calls to Cease Hostilities, Tells USG DiCarlo,” <https://dppa.un.org/en/mtg-sc-9611-usg-dicarlo-sudan-19-apr-2024>,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6 日。

④ “War in Sudan Is ‘A Crisis of Epic Proportions’ as Atrocities Abound,”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4/1148791>,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6 日。

⑤ Darya Pushkina, “A Recipe for Success? Ingredients of a Successful Peacekeeping Missio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13, No. 2, 2006, pp. 133–149; Darya Pushkina, Markus B. Siewert and Stefan Wolff, “Mission (Im) possible? UN Military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Civil War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8, No. 1, 2022, pp. 158–186.

⑥ 近年来，有关外部力量参与内战的研究迅速增加。“外部支持”这一概念与其他一系列概念如“国家赞助（state sponsorship）”“冲突授权（conflict delegation）”“代理战争（proxy warfare）”“非正式联盟（informal alliances）”等术语在研究中往往交叠使用，但这些概念在适用范围与精确性上仍存在争议。为避免概念混淆，本文将“外部支持”界定为外部力量向内战交战方提供军队、物资、人员、资金和情报等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增强其军事和政治能力，从而试图影响冲突进程和结果的行为。详细讨论参见 Vanessa Meier, et al., “External Support in Armed Conflicts: Introducing the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ESD), 1975–2017,” pp. 545–554.

突当事方同意并秉持中立原则，但内战国政府的同意客观上对维和行动部署的影响权重更大。因此，维和行动可能对政府和反叛组织产生非对称性影响，从而更有可能增加外部力量对冲突各方（尤其是对反叛组织）的支持倾向。一方面，国际维和行动的部署可能使反叛组织及其潜在的外部支持者认为冲突态势正在朝着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从而加强外部力量对反叛组织的支持意愿。与此同时，维和行动的部署客观上隔离了冲突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这无意中为反叛组织获取外部支持提供了机会窗口。另一方面，维和行动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内战国政府的关注与监督，提高了外部支持者违反国际准则以支持内战国政府的声誉成本。这实际上对外部支持者施加了更多约束，可能导致外部力量减少对内战国政府的支持。同时，由于国际维和行动对边界和交通要道等实施动态监管，外部支持的方式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更多地倾向于提供非军事的间接支持。

本文基于 1992—2017 年全球内战国家的数据，运用多种定量研究方法检验了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对内战国政府与反叛组织分别获得外部支持产生的不同影响。<sup>①</sup> 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部署维和人员规模越大的内战国家更可能吸引外部力量支持反叛组织而非政府。这种支持主要通过提供武器和资金等间接方式实现。上述发现对于系统理解外部支持在内战中的动态变化以及全面评估和提升维和行动的效果具有一定意义。

首先，在理论层面，本文构建了一种统合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外部力量通过多种手段介入内战的复杂图景和行为逻辑。这有助于弥补既有研究割裂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的局限性，形成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内战研究视角，突显国内冲突的国际政治维度。<sup>②</sup>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本文发现维和行动可能无意中会助长外部力量通过间接渠道支持反叛组织的行为，从而引发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影响。其次，本文细化了国际维和行动的 type，不仅分析了联合国维和行动，还考察了日渐重要的由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主导的非联合国维和行动，从而揭示了不同类型维和行动的异质性效果。最后，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为何维和行动效果存在差异以及为何国际努力难以化解内战僵局等问题。如果维和行动仅实现了交战方的物理隔离而不能切断其外部支持，就难以从根源上消除冲突、建立持久和平。本文揭

<sup>①</sup> 本文主要关注仍处于冲突活跃阶段的相关内战案例，探讨在“有和可维”的局面下，维和行动如何影响外部力量对内战各方的支持。

<sup>②</sup> 苏若林：《内外冲突关联的实力维度与冲突对象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11 期，第 2—23 页；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3, 2007, pp. 293–309。

示的维和行动意料之外的后果对于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内战治理困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意外影响并不是质疑国际维和行动的有效性。相反,本文认为有效的维和行动并不会简单自动地实现,而需要国际社会、冲突各方以及维和贡献国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支持与协作后才有可能实现。

## 二 既有研究回顾

内战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议题。相关学者围绕内战中的关键因素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对维和行动和外部支持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重点关注。一方面,诸多研究证实了维和行动在促进内战和平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维和行动在预防冲突爆发、控制战时暴力和降低战后冲突复发风险等方面颇有成效;<sup>①</sup>另一方面,外部力量对内战的介入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介入贯穿内战的各个阶段,从谈判进程到冲突后社会转型,外部因素都可能会产生深刻影响。<sup>②</sup>此外,外部支持还可能改变战争形态、加剧平民伤害等人道主义灾难。<sup>③</sup>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维和行动或外部支持的单一效力分析,对两者间的关系缺乏系统性考量。这种视角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内战的全景和应对策略认知不足,尤其是对维和行动存在的意料之外的影响缺乏足够重视。

实际上,内战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国内政治博弈,而是受外部力量深度介入的复

① Virginia Page Fortna and Lise Morje Howard, "Pitfalls and Prospects in the Peacekeeping Literature," pp. 283-301; Barbara F. Walter, Lise Morje Howard and Virginia Page Fortna, "The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cekeeping and Pea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4, 2021, pp. 1705-1722; Vincenzo Bove, Jessica Di Salvatore and Leandro Elia, "UN Peacekeeping and Households' Well-Being in Civil Wa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6, No. 2, 2022, pp. 402-417.

② Patrick M. Rega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Intrastate Conflic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1, 2002, pp. 55-73; Rebecca Dudley, "Turning the Tables: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the Onset of Negotiations in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8, No. 6, 2024, pp. 1139-1167; Michael Colaresi,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Who Needs Democracy? The Effect of Transnational Support from Rivals on Post-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1, No. 1, 2014, pp. 65-79.

③ Marina G. Petrova, "What Matters Is Who Supports You: Diaspora and Foreign States as External Supporters and Militants' Adoption of Non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3, No. 9, 2019, pp. 2155-2179; Idean Salehyan, David Siroky and Reed M. Wood, "External Rebel Sponsorship and Civilian Abuse: A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of Wartime Atroc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3, 2014, pp. 633-661; Karin Johansson and Mehwish Sarwari, "Sexual Violence and Biased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Civil Conflic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6, No. 5, 2019, pp. 469-493.

杂进程。<sup>①</sup> 外部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内战，不仅表现为直接出兵的方式，还体现在对交战各方的多种间接支持上，如武器装备供应、资金援助、情报共享和训练服务等。<sup>②</sup> 外部支持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略选择，延长了战争进程并加剧了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如在塞拉利昂内战中，以利比里亚为代表的邻国对塞拉利昂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RUF）”提供了大规模支持，极大地延长了战争持续时间并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sup>③</sup> 在叙利亚冲突中，美俄等大国对不同派别的支持更是使战况升级并陷入僵局。<sup>④</sup>

哪些因素会驱动外部力量对他国内战提供支持？既有研究指出，外部力量向内战冲突方（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提供外部支持<sup>⑤</sup>主要基于四方面战略考量：一是维护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如果内战发生在关键地区或重要伙伴国，外部力量往往难以置身事外。外部力量以支持特定交战方的方式削弱区域竞争对手并巩固自身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从而在权力博弈中占据优势。<sup>⑥</sup> 二是出于“输出革命”或“价值认同”的动机，外部力量倾向于支持与其意识形态相近的交战方。<sup>⑦</sup> 三是维系族群或同盟关系。在族群联系方面，有学者指出，当内战国与外部力量存在跨境族群关联时，出于对境外同胞的认同，后者更倾向于采取军事手段介入冲突。<sup>⑧</sup> 实际上，邻国基于跨境族群联系支持境外反叛组织的案例比较普遍，如俄罗斯联邦与车

① Michael G. Findley and Tze Kwang Teo, “Rethinking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into Civil Wars: An Actor-Centric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4, 2006, pp. 828–837.

② Vanessa Meier, et al., “External Support in Armed Conflicts: Introducing the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ESD), 1975–2017,” pp. 545–554.

③ Triestino Mariniello, “Prosecutor v. Taylor,”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No. 2, 2013, pp. 424–430.

④ Christopher Phillips,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Battle for Syria,” in Raymond Hinnebusch and Adham Saouli, eds., *The War for Syria: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Syrian Uprising*,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 37–49.

⑤ 根据外部支持数据（ESD）统计，1975—2017年，89%的外部支持者为国家行为体，但域外非国家行为体也是提供外部支持的重要力量。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对于内战反叛组织而言甚至是其生存的重要条件。参见 Vanessa Meier, et al., “External Support in Armed Conflicts: Introducing the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ESD), 1975–2017,” p. 549.

⑥ 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27—52页；Michael G. Findley and Tze Kwang Teo, “Rethinking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into Civil Wars: An Actor-Centric Approach,” pp. 828–837.

⑦ Nils B. Weidman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the Trans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2, No. 3, 2015, pp. 285–296.

⑧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Idean Salehyan and Kenneth Schultz, “Fighting at Home, Fighting Abroad: How Civil Wars Lead to Internation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4, 2008, pp. 479–506.



臣分离分子之间的两次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就是典型例证。<sup>①</sup>此外，内战国与域外国家签订的政治和军事条约对外部力量介入至关重要。杰西卡·埃德里（Jessica Edry）等发现，履行同盟义务或响应盟友请求是域外国家介入内战的重要原因。<sup>②</sup>布兰登·金尼（Brandon Kinne）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国家在内战中支持盟国的概率是支持非盟国的三倍。<sup>③</sup>四是获取经济利益。既有研究表明，获取自然资源和保障海外投资是驱动外部力量介入内战的重要诱因。<sup>④</sup>内战国丰富的油气和矿产等资源常常会引发外部力量的觊觎，成为其支持特定交战方的动因。<sup>⑤</sup>

除上述战略考量外，人道主义关切有时也会驱动外部力量采取行动介入内战。随着国际规范的演化，一些国家在人道主义理念的召唤下，试图制止他国内战以缓解平民苦难。然而，这类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实践在现实中往往面临严峻的合法性争议和实施挑战。艾伦·库珀曼（Alan Kuperman）在其关于巴尔干人道主义干预的研究中指出，尽管人道主义有着崇高的理想，但可能存在潜在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具体而言，人道主义干预可能会使当地反对派故意激化冲突和制造更多平民伤亡，以期吸引国际社会介入，从而为己方赢得更多支持。此外，现实中那些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介入的案例仍不多见，战略利益的考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正如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所言，在当代国际政治的复杂语境下，人道主义理念往往与地缘政治诉求相互交织，很难将二者完全割裂。人道主义有时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利用军事力量谋求战略利益的通行证。<sup>⑥</sup>由此可见，复杂的战略利益驱动往往与人道主义关切交织在一起，使外部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内战而非置身事外。

外部支持不仅改变了内战的进程和性质，也对维和行动的效果带来严峻挑战。

① David Carment and Patrick James, “Explaining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 Ethnic Conflict: Theory and Evidenc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6, No. 2, 2000, pp. 173–202.

② Jessica Edry, Jesse C. Johnson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hreats at Home and Abroad: Interstate War, Civil War,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3, 2021, pp. 837–857.

③ Brandon J. Kinne, “Agreeing to Arm: Bilateral Weapons Agreements and the Global Arms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No. 3, 2016, pp. 359–377.

④ Kamil Christoph Klosek,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Civil Wars: Prote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the Defence Industry,” *Civil Wars*, Vol. 22, No. 1, 2020, pp. 87–113.

⑤ Mohamed Eljarh, “Libya: Between a Civil War and Western Intervention,” in Abdulwahab Alkebsi, Nathan J. Brown and Charlotta Sparre, eds., *Reconstructing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100–111.

⑥ Martha Finnemore, *The Purpose of Intervention: Changing Beliefs About the Use of For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

研究发现,维和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冲突方缺乏来自外部力量的持续支持。<sup>①</sup>一方面,外部支持往往强化了交战方的军事能力、降低了它们的和谈意愿,使斡旋调解更加困难;<sup>②</sup>另一方面,外部行为体有时会利用维和行动作为掩护,暗中加大了对支持对象的援助力度,进而削弱维和行动的公信力,增加了发生冲突的风险。<sup>③</sup>正如凯尔·比尔兹利(Kyle Beardsley)所言,维和行动在复杂的内战环境下常常面临两难困境,既要恪守中立原则,又难以完全回避外部力量的博弈。<sup>④</sup>如前文所述,获取外部支持这一现象在内战进程中日益普遍,但既有研究尚未充分关注和讨论维和行动在外部力量介入背景下面临的特殊考验和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研究的解释力。

关注维和行动的传统研究主要聚焦于评估维和行动本身的成效,对维和行动所处的复杂政治生态缺乏整体审视。既有研究指出,以维和行动为代表的国际和平建设正成为当前构建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sup>⑤</sup>联合国维和行动在预防冲突、减少冲突中的暴力行为以及防止冲突复发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sup>⑥</sup>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渐关注到维和行动也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例如,维和人员的部署可能会诱使冲突方(尤其是反叛组织)改变斗争策略,增加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频率;<sup>⑦</sup>

---

① Darya Pushkina, "A Recipe for Success? Ingredients of a Successful Peacekeeping Mission," pp. 133-149; Darya Pushkina, Markus B. Siewert and Stefan Wolff, "Mission (Im) Possible? UN Military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Civil Wars," pp. 158-186.

② David E. Cunningham, "Blocking Resolution: How External States Can Prolong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 115-127.

③ Andrew Levin, "External State Support for Rebel Groups and the Occurrence of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https://doi.org/10.1080/13698249.2023.2198979>,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7日。

④ Kyle Beardsley, "Peacekeeping and the Contagion of Armed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3, No. 4, 2011, pp. 1051-1064.

⑤ Michael W. Doyle and Nicholas Sambanis,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 Theore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4, 2000, pp. 779-801.

⑥ Han Dorussen, "Peacekeeping Works, or Does It?"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 20, No. 4, 2014, pp. 527-537; Todd Sandler,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Burden Sharing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9, 2017, pp. 1875-1897; Barbara F. Walter, Lise Morje Howard and V. Page Fortna, "The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cekeeping and Peace," pp. 1705-1722; 陈一一、宁彥:《联合国维和行动何以抑制非洲的恐怖袭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2期,第60—96页。

⑦ Jessica Di Salvatore, Sara M. T. Polo and Andrea Ruggeri, "Do UN Peace Operations Lead to More Terrorism? Repertoires of Rebel Violence and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8, No. 2, 2022, pp. 361-385; Jessica Di Salvatore, "Peacekeepers Against Criminal Violence—Unintended Effects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3, No. 4, 2019, pp. 840-858.



或在客观上限制政府作为交战方的回应能力，间接赋予反叛组织更大的伤害力；<sup>①</sup>甚至可能引发集体行动困境，在短期内增加而非减少平民伤亡。<sup>②</sup> 上述研究虽然丰富了学界对维和行动影响和平进程复杂性的认知，但未充分考虑外部力量支持这一重要因素。<sup>③</sup> 相比之下，有关外部势力支持的文献虽然也触及维和议题，但往往将维和行动等同于外部军事介入，忽视了维和行动在动机和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总体上来看，有关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关系的探讨仍处于相对简单化且碎片化的研究阶段，未对二者的互动效应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

综上，虽然国际社会对内战的介入已成为普遍现象，但既有研究较少系统性地关注维和行动与外部力量支持的关系，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既有文献对支持行为缺乏必要的分类和比较，对支持对象是内战国政府还是反叛组织、是采取派遣军队等直接支持方式还是提供资金或情报等间接支持方式等问题都缺乏系统研究。不同的支持行为在效果上具有异质性，但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对维和行动在外部力量介入背景下的效果认知不足。维和行动究竟是消极回避、被动适应内战中的多方博弈态势，还是能够积极塑造外部支持者的行为？进一步来说，维和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撼动域外行为体的战略考量，进而促使其收敛支持行为？这些关键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第三，对维和行动的多样性审视相对欠缺。随着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和临时多国部队等日益积极参与内战治理，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正成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重要力量。<sup>④</sup> 然而，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对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缺乏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对内战国政府和反叛组织所获外部支持的不同影响。

### 三 理解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的理论框架

维和行动改变了内战冲突方及其外部支持者对内战国政府与反叛组织之间权力

① Kaisa Hinkkainen Elliott, Sara M. T. Polo and Liana Eustacia Reyes, “Making Peace or Preventing It? UN Peacekeeping, Terrorism, and Civil War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5, No. 1, 2021, pp. 29–42.

② 司晓宇、陈冲：《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国构成与平民保护——基于非洲维和特派团的微观数据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6 期，第 54—82 页。

③ Virginia Page Fortna and Lise Morjé Howard, “Pitfalls and Prospects in the Peacekeeping Literature,” pp. 283–301; Andrea Ruggeri, Han Dorussen and Theodora–Ismene Gizelis, “Winning the Peace Locally: UN Peacekeeping and Loc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1, No. 1, 2017, pp. 163–185.

④ 赵洋、袁正清：《国际组织与国际干涉行为》，载《外交评论》，2015 年第 2 期，第 104—122 页。

平衡的预期和认知,从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地增加外部力量支持冲突双方(尤其是支持反叛组织)的动机和可能性。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多层面维和行动赋予维和人员更广泛的职权,使其能够通过国家建设等方式深度介入内战国事务,这也提供了维和行动影响内战国政府和反叛组织之间权力结构的途径;另一方面,维和行动对内战国政府与反叛组织产生了不对称的约束效应,虽然客观上压缩了外部力量支持政府的选择空间,但为反叛组织寻求外部支持提供了机会窗口。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支持可能由直接出兵的支持方式转向间接的非军事支持方式。

### (一) 维和行动的“各方同意”原则与非对称性影响

冷战结束后,维和行动在任务类型、目标和授权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单一军事任务转向涵盖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政府治理、加强法治建设和保障人权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行动。<sup>①</sup>与传统维和行动相比,多层面维和行动更为复杂,也更具不确定性和争议性。<sup>②</sup>传统维和行动通常侧重于较为单一的任务,如监督停火协议的实施或隔离敌对势力等,通过“冻结”冲突方的力量来平衡和维系和平,防止任何一方在停火期间利用停火的机会加强自身军事或政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维和人员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如监督各方遵守承诺、促进信息披露以减少不确定性等。<sup>③</sup>相比之下,多层面维和行动则在维持和平的同时致力于建设更深层次的和平,旨在通过综合手段帮助内战国消除冲突根源,使国家由脆弱的战后局势向更具包容性且治理良好的社会转变。这种维和行动涉及国家建设和治理,<sup>④</sup>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逐渐交融,并衍生出遣散武装力量、帮助战后复员以及支持战后重建等议题。<sup>⑤</sup>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这种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多层面维和行动,而非传统维和行动。<sup>⑥</sup>

① 李东燕:《联合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4—22页;何银:《联合国维和的退化与出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125—138页。

② Chiyuki Aoi, Cedric de Coning and Ramesh Thakur, ed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 Jessica Di Salvatore, “Peacekeepers Against Criminal Violence—Unintended Effects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p. 840-858.

③ Han Dorussen and Theodora-Ismene Gizelis, “Into the Lion’s Den: Local Responses to UN Peacekeeping,”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0, No. 6, 2013, pp. 691-706.

④ UN DPKO, “Capstone Doctrin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capstone\\_eng\\_0.pdf](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capstone_eng_0.pdf), 访问时间:2024年4月25日。

⑤ 庞森:《联合国维和行动——趋势与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23—27页。

⑥ 需指出的是,虽然多层面维和行动的使命较传统维和行动更具综合性和多元化,甚至被赋予部分和平建设(peacebuilding)的期待和目标,但这种变化仍属于维和行动的范畴,是国际社会对于维和使命自然延伸的结果,而非联合国独立的行动。因此,本文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维和(peacekeeping)本身,使用的定义也遵守国际通行的标准,而不是将维和与和平建设整合为维和行动。

在实践中，多层面维和行动需遵循“各方同意”原则，即必须获得主要冲突方的同意后方可部署。<sup>①</sup>然而，这一原则在现实中往往被简化为内战国“政府同意”原则。尤其是当冲突持续且尚未达成和谈协议之时，反叛组织的意愿几乎被忽视。<sup>②</sup>这意味着内战国政府对能否部署以及如何部署维和行动具有相对主导权。因此，维和行动对内战局势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偏好，而非反叛组织的意愿。客观而言，这种“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c）”导向的维和行动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冲突方的实力对比及其对彼此实力的认知，从而更有可能增强政府的权威和实力。<sup>③</sup>

首先，多层面维和行动为内战国政府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权力环境。一方面，多层面维和行动支持国家机构的重组和能力建设，尤其是对国家警察和军队的培训与改革会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sup>④</sup>托马斯·莱奥·谢勒（Thomas Leo Scherer）在考察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内战交战方权力博弈的影响时发现，维和行动有助于内战国政府维持和增强其权力。<sup>⑤</sup>另一方面，频繁的互动与合作也加深了政府与维和行动参与方的利益交融，维和行动可能成为内战国政府从国际社会获取资源的新渠道。<sup>⑥</sup>例如，在1997年刚果（金）内战中，时任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ésé Seko）就曾借助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获取政治支持来对抗该国的反叛组织。<sup>⑦</sup>

其次，对于反叛组织而言，多层面维和行动的部署往往会被解读为一种对其不利的信号。维和行动中的解除武装、复员安置和重返社会等措施既会削弱反叛组织的军事力量和凝聚力，也会削弱其与政府谈判时的议价能力。此外，维和行动提供

①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departement-of-peace-operations>, 访问时间：2024年5月30日。

② Danielle N. Villa, “Externalities of Consent: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Host Government Consent,” Ph.D. Thesis, Emory University, 2021, p. 27; William G. Nomikos and Danielle N. Villa,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Re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UN Peacekeeping on State-Sponsored Violenc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9, No. 4, 2022, pp. 551-623.

③ Richard Caplan, John Gledhill and Maline Meisk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on the External Affairs of Host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0, No. 3, 2024, pp. 644-670.

④ Andrea Ruggeri, Theodora-Ismene Gizelis and Han Dorussen, “Managing Mistrust: An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with U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7, No. 3, 2013, pp. 387-409.

⑤ Thomas Leo Scherer, “Peace for Keep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Government Power,”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5, p. 7.

⑥ Richard Caplan, John Gledhill and Maline Meisk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on the External Affairs of Host States,” pp. 644-670.

⑦ Séverine Autesserre, *The Trouble with the Congo: Local Violence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7-54.

的监督可能降低反叛组织的隐蔽性，进而减少其信息优势和机动性。汉·多鲁森（Han Dorussen）等认为，反叛组织不太可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进行合作。<sup>①</sup>例如，索马里武装派别领导人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ed Farrah Aidid）就担心联合国维和行动会削弱其武装力量并限制其在冲突中的军事能力，因而对大规模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持反对态度。<sup>②</sup>

## （二）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对象的差异化影响

随着多层面维和行动的部署，内战各方获得的外部支持概率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认为，维和行动会重塑交战方的力量对比及其对冲突结果的预期，进而对外部力量支持政府或反叛组织的动机和策略产生差异化影响。由于内战国政府与反叛组织从维和行动中获益的机会并不均等，维和行动可能会影响二者之间的权力分配，促使冲突方对权力平衡的变化寻求补偿。具体而言，政府更有可能与维和行动进行合作，而反叛组织更有可能积极寻求外部支持。

首先，维和行动可能会减少外部力量对政府的支持。一方面，维和行动的部署降低了内战国政府对外部支持的依赖。多边力量的介入不仅使政府获得了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的广泛承认，也从政治上强化了政府的谈判地位。<sup>③</sup>外部力量由此预期并认为向内战国政府提供单边支持的必要性大为下降，这会导致其降低支持意愿。更为重要的是，维和行动为内战国政府与部队派遣国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这将有助于双方深化原有的战略联系或建立新的战略关系。<sup>④</sup>当内战国政府的战略需求能够在多边框架下获得满足时，其对单边支持的需求会自然下降，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外部力量提供支持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维和行动增加了外部力量向政府继续提供支持的约束以及声誉成本。在多层面维和行动的背景下，外部力量如果直接支持冲突中的任何一方，这将使其招致“火上浇油”的非议，也与维护和平的宗旨相悖。为彰显对国际维和行动的政治承诺和支持，外部力量可能会主动减少对政府的军事支持。例如，在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部署期间，面对国际社会

---

① Han Dorussen and Theodora-Ismene Gizelis, “Into the Lion’s Den: Local Responses to UN Peacekeeping,” pp. 691–706.

② Kenneth S. Freeman, “Punishing Attacks o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ers: A Case Study of Somalia,”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8, 1994, p. 845.

③ Niklas Karlén, “Escalate to De-Escalate? External State Support and Governments’ Willingness to Negotiate,”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46, No. 8, 2023, pp. 1323–1344.

④ Richard Caplan, John Gledhill and Maline Meisk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on the External Affairs of Host States,” pp. 644–670.

的强烈反对，美国最终停止了向海地政府军提供武器。<sup>①</sup> 综上，在多层面维和的背景下，外部力量支持政府的预期收益会下降，而声誉成本会上升，这将促使外部力量调整其介入策略。

其次，相较于政府而言，部署维和行动可能会意外地增加外部力量对反叛组织的支持。一方面，反叛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支持。维和行动的介入往往会被反叛组织解读为一种对其不利的局势变化。<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反叛组织对外部支持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外部力量担心维和行动可能会削弱所支持的反叛组织，削减其在国内冲突博弈中的谈判优势。为防止自身支持的反叛组织在与政府的较量中丧失竞争力，外部力量可能会加大对反叛组织在资金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输送，试图扭转战场态势以维系其在内战中的影响力。例如，在波黑战争后期，面对塞族的强大攻势，北约暗中向波黑穆斯林武装输送军火，力图扭转战局的走向，导致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挑战。<sup>③</sup>

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维和行动可能无意中为反叛组织获取外部支持提供了“掩护（cover）”并为其创造了机会窗口。<sup>④</sup> 例如，停火监督和军事隔离等措施延缓了反叛组织被彻底消灭的进程，为其休整和补给提供了战略喘息期。<sup>⑤</sup> 反叛组织可以利用这一间隙，加紧招募新兵乃至获取外援来提升整体实力，从而为对抗政府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在安哥拉内战中，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充分利用停火期从美国获得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并接受了人员训练以提升其作战能力。<sup>⑥</sup> 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简称联安核查团）非但没能削弱反叛组织的势力，反而强化了其军事能力，使冲突更加旷日持久。维和行动也因此产生了“道德风险”，即在限制政府进攻反叛组织的同时，也为反叛组织提供了机会窗口和“掩

① Justin Morris, "Force and Democracy: UN/US Intervention in Haiti,"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 No. 3, 1995, pp. 391-412.

② Robert A. Blair, Jessica Di Salvatore and Hannah M. Smidt, "When D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mplement Their Mand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6, No. 3, 2022, pp. 664-680.

③ David N. Gibbs, "How the Srebrenica Massacre Redefined US Foreign Policy," *Class, Race and Corporate Power*, Vol. 3, No. 2, 2015, pp. 1-13.

④ Kyle Beardsley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Peacekeeping as Conflict Contain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1, 2015, pp. 67-89.

⑤ Jessica Di Salvatore, "Peacekeepers Against Criminal Violence—Unintended Effects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p. 840-858.

⑥ William Minter, "The US and the War in Angol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8, No. 50, 1991, pp. 135-144.

护”，使其能够寻求外部支持、扩展自身实力。<sup>①</sup> 这一意料之外的后果再次突显，在错综复杂的内战治理中，单纯依靠维和手段难以从根本上切断外部力量对交战方的支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组平行假说。

假说 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部署维和人员规模越大的内战国家，其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假说 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部署维和人员规模越大的内战国家，其政府方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越小。

### （三）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手段的影响

在揭示维和行动对不同对象所获外部支持的异质性影响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维和行动可能导致外部支持方式的变化。直接支持是指外部力量通过直接出兵参与作战的方式支持冲突方，间接支持则包括外部力量允许冲突方使用基础设施、提供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人员培训、资金、情报和领土通道等。<sup>②</sup> 在理想状态下，维和行动旨在通过综合运用军事和政治等手段促使交战各方放弃武力并推动冲突得以和平解决。然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外部力量对内战的影响绝非仅限于直接出兵介入。通过提供资金和情报等间接支持，外部力量同样也会深刻地影响内战的走向。<sup>③</sup>

在实践中，外部力量通过间接方式施加影响和规避维和行动约束的情形屡见不鲜。在科索沃战争中，俄罗斯虽未直接出兵，但通过为南斯拉夫政府提供情报和资金，使其成为北约的强大对手。<sup>④</sup> 在叙利亚冲突中，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虽未直接向反叛组织提供军事支持，但通过输送物资等方式显著影响了其作战能力。<sup>⑤</sup> 传统观点认为，尽管这些施加影响的方式在形式上更为间接，但在目的上往往服务于特定的军事或战略需求。通过输送资金、武器以及共享情报等方式，外部力量客观上增强了支持对象的对抗与战争能力。<sup>⑥</sup>

① Kyle Beardsley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Peacekeeping as Conflict Containment,” p. 84.

② 详细参见 Vanessa Meier, et al., “External Support in Armed Conflicts: Introducing the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ESD), 1975–2017,” pp. 545–554.

③ Aysegül Aydin and Patrick M. Regan, “Networks of Third-Party Interven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3, 2012, pp. 573–597.

④ Oksana Antonenko, “Russia and the Deadlock Over Kosovo,” *Survival*, Vol. 49, No. 3, 2023, pp. 91–105.

⑤ Tom Ruys, “Of Arms, Funding and ‘Non-Lethal Assistance’—Issues Surrounding Third-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No. 1, 2014, pp. 13–53.

⑥ Dylan Balch-Lindsay, Andrew J. Enterline and Kyle A. Joyce,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and the Civil War Proces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3, 2008, pp. 345–363.



具体而言,当维和人员进入冲突地区,外部力量直接向交战方输送作战军队的风险和成本将大幅上升,还将面临外交上的压力。维和人员采取的监督停火和巡查边境等手段客观上增加了外部力量提供直接支持的难度。违反禁令容易招致国际社会谴责,损害行为体声誉。<sup>①</sup> 相比之下,通过资金、情报和训练等方式进行间接支持则更容易规避制裁和降低声誉风险。更为重要的是,间接支持手段弹性较大,可随时依据内战动态调整支持水平和持续时间。相较于直接出兵,间接手段可以塑造冲突态势,使支持方既可以施加影响,又能置身事外,进而规避军事风险。有研究在考察美国对拉美地区相关内战国家的支持时指出,通过为“友好政权”提供多样化援助和情报支持,美国有效规避了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却对冲突走向产生了实质影响。<sup>②</sup>

由此可见,在维和情境下,外部力量可以通过相对间接的渠道持续施加影响。随着和平解决冲突原则的普及,直接出兵支持特定的交战方在道义上显得愈加不利。为在形式上显示对维和行动的支持,而实际上是维护自身的地缘利益,外部力量更愿意通过间接方式提供支持。这说明外部力量在遵从国际规范与追求自身利益时会进行战略权衡。

维和行动对外部力量间接支持产生的影响还需根据支持对象的不同进行差异化考察。在内战中,相较于政府一方,反叛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往往缺乏合法性地位,其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支持。<sup>③</sup> 因此,支持反叛组织的外部力量格外重视对支持渠道的维系,以保证其支持对象能持续对抗政府。相比之下,支持政府的外部力量面临着更大的国际压力。对现政权的公开直接支持更易被解读为对战事升级负有责任,因而会受到更多约束。<sup>④</sup> 因此,一些外部力量为彰显对维和行动的支持和配合,可能在对外部支持上表现得更加谨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二组平行假说。

假说 2a: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部署维和人员规模越大的内战国家,其反叛组织获得外部间接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① Nicholas Sambanis and Jonah Schulhofer-Wohl, “Sovereignty Rupture as a Central Concept in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3, No. 6, 2019, pp. 1542–1578.

② Patricia L. Sullivan, “War Aims and War Outcomes: Why Powerful States Lose Limited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1, No. 3, 2007, pp. 496–524.

③ Idean Salehyan,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David E. Cunningham, “Explaining External Support for Insurgent Group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4, 2011, pp. 709–744.

④ Alexander B. Downes and Jonathan Monten, “Forced to Be Free? Why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 Rarely Leads to Democratiz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90–131.

假说 2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维和人员部署规模越大的内战国家，其政府方获得外部间接支持的可能性越小。

综上，本文通过对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的考察，力图对传统内战治理与维和效果研究进行拓展。本文提出的两组假说分别针对维和行动影响外部支持的支持对象和支持方式两个维度。第一组假说聚焦于维和行动对内战中不同交战方获得支持的异质性影响，第二组假说则进一步探讨维和行动对内战中不同交战方所获支持的具体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理论逻辑并没有局限于联合国维和行动。事实上，随着区域组织与次区域组织等在冲突治理中的角色日益突显，将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纳入分析视野已成为准确把握维和效果的重要环节。尽管联合国维和行动与非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任务授权及灵活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从影响外部支持的理论机制而言，二者具有相似性。因此，本文在实证检验中将同时考察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探讨国际维和行动影响外部支持的逻辑，并对不同背景下维和行动效果差异性的形成原因提出了更全面的解释。

## 四 研究设计

针对上述假说，本文采用大样本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重点关注冷战结束后国际维和行动如何影响政府与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及支持方式。

### （一）数据和因变量

冷战的结束不仅对内战的动态过程具有实质性影响，也促使维和行动发生了显著性变革。随着维和范围的扩大以及任务的增多，维和行动的类型、目标和授权等均有所调整。因此，选择冷战结束作为研究时段的起点可以控制“冷战效应”的影响。<sup>①</sup>如前文所述，本文关注的维和行动特指多层面维和行动。受其他变量的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本文具体研究时段设定为 1992—2017 年。

本文分析单位为“政府—反叛组织一年”。这一分析层次可以捕捉不同年份内战各方所获外部支持的差异。内战数据来源于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

---

<sup>①</sup> Stathis N. Kalyvas and Laia Balcels,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echnologies of Rebellion: How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haped Inter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4, No. 3, 2010, pp. 415–429; Alan James, “Peacekeeping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0, No. 2, 1995, pp. 241–265.

(UCDP) 的双边冲突数据 (Dyadic Data V. 18. 1)。<sup>①</sup> 双边数据在其冲突层次上进一步分解了每一场冲突中的战斗双方 (dyad), 即政府与反叛组织。<sup>②</sup> 本文对内战的界定采取了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的标准定义, 并排除了“国际化内战 (internationalized intrastate conflict)”。值得说明的是, 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对国际化内战的定义明确指出, 该类型的内战包括外部力量对内战国其中一方或双方的军事干预和支持。因此排除国际化内战这一类别可以避免根据因变量选择样本的偏差。

本文因变量测量的是冲突方是否获得外部支持。因变量数据来源于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外部支持数据集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sup>③</sup> 外部支持数据 (ESD) 基于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 V. 18. 1 数据而建立, 详细记录了外部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内战中政府和反叛组织的 10 类支持类型。<sup>④</sup> 依据该数据, 本文创建了一组二分类因变量, 用以测量政府和反叛组织在该年份是否获得外部支持: 如果是赋值为 1, 否则为 0。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将因变量细分为直接支持 (出兵支持) 和间接支持 (包括使用基础设施、提供武器、物资后勤、培训或专家、资金、情报、使用领土、其他支持以及不确定类别的支持) 两组因变量, 以检验维和行动的异质性影响。<sup>⑤</sup> 图 1 展示了 1992—2017 年全球内战国家中存在外部支持的比例变化趋势。尽管反叛组织总体上获得的外部支持呈下降趋势, 但在

① “UCDP Dyadic Dataset,” <https://ucdp.uu.se/downloads/index.html#dyadic>,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22 日。采用 V. 18. 1 这一版数据而非 V. 24. 1 版本的数据, 主要原因是因变量数据基于 V. 18. 1 建立, 这样可以确保两个数据具有更好的兼容性。

② Lotta Harbom, Erik Melander and Peter Wallensteen, “Dyadic Dimensions of Armed Conflict, 1946–2007,”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5, 2008, pp. 697–710; Therése Pettersson and Magnus Öberg,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1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7, No. 4, 2020, pp. 597–613.

③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https://ucdp.uu.se/downloads/index.html#externalsupport>,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24 日。

④ 参见 Vanessa Meier, et al., “External Support in Armed Conflicts: Introducing the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ESD), 1975–2017,” pp. 545–554。

⑤ 外部支持数据对出兵支持 (troop support) 的定义与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双边冲突数据中次要的战争支持 (secondary warring support) 等同。由于本文排除了国际化内战这一类别, 外部力量直接出兵干预的情况已经被排除。然而, 在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中, 外部支持数据在“政府—反叛组织一年”层次上依然记录了 33 个涉及直接支持的观测值。这是因为这些样本中的外国出兵支持尽管出现在内战中, 但还不足以达到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双边冲突数据所定义的人数标准或者外部军队仅仅是宣称提供 (merely alleged) 支持, 参见 Vanessa Meier,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ESD) Codebook V18. 1, 2022,” <https://ucdp.uu.se/downloads/>,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23 日。有鉴于此, 本文保留了直接支持作为单独的因变量类别, 但在下文的回归统计分析中聚焦间接支持的可能性变化, 仅将直接支持作为参照对象。

部署了维和行动的 国家中，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政府所获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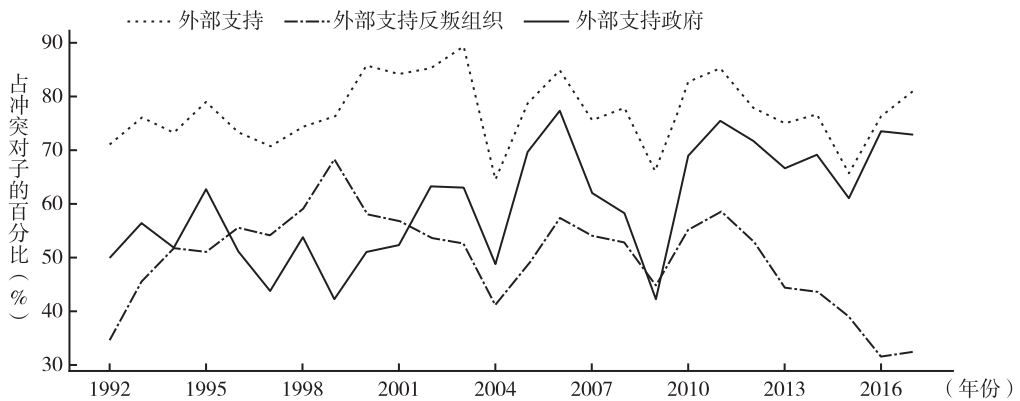


图 1 内战中外部支持占比的变化趋势（1992—2017 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由于“竞争性干涉（competitive intervention）”的存在（即存在同一个外部力量同时向政府和反叛组织提供支持的情况），外部支持政府与外部支持反叛组织的百分比相加并不等于外部支持的百分比。相关讨论参见 Noel Anderson, “Competitive Intervention, Protracted Conflict, and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pp. 692–706。

（二）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核心自变量测量的是国际维和行动在冲突国的人员规模。既有研究往往只关注由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但实际情况是，冷战后由区域组织（regional organizations）和国家集团（coalitions of states）部署的维和行动数量超过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数量。<sup>①</sup> 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同时考察了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利用科琳娜·巴拉（Corinne Bara）等创建的数据，测量内战中每一年（若有）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署在该国的人员数量。由于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法理依据、部署条件和行动模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还要考虑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异质性影响。例如，相较于联合国维和行动，非盟主导的维和行动更强调“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在获得冲突各方完全同意的要求方面可能相对宽松。<sup>②</sup> 此种灵活性虽然有利于快速响应冲突态势，但可能削弱非联合国维和

① Corinne Bara and Lisa Hultman, “Just Different Hats? Comparing UN and Non-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7, No. 3, 2020, pp. 341–368.

② African Union, “The African Standby Force (ASF),” <https://www.peaceau.org/en/page/82-african-standby-force-asf-amani-africa-1>,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6 日。

行动在各方博弈中的中立地位，造成的非对称影响会更强烈。在同时考察二者的影响时，研究结果如果相似，则可以进一步扩大本文理论的适用性。具体而言，本文测量了联合国部署的维和部队、维和警察以及维和观察员的规模。对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本文同样考察了以上三类不同类型人员的数量。既有研究表明，三类维和人员在遏制暴力和保护平民等方面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sup>①</sup> 相较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通常更具权威性、诱导能力（inducement）和强制说服力。<sup>②</sup>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同时控制了一系列既影响内战方获得外部支持又影响维和行动部署规模的混淆变量（confounders）。首先，本文控制了内战国家的政体类型。政体类型数据来源于“政体 5（Polity 5）”的相关数据，数据中的政体得分从“-10”到“+10”共 21 点分值。<sup>③</sup> 其次，本文控制了内战国家的总人口数量、<sup>④</sup> 军队人数<sup>⑤</sup>和国民生产总值，<sup>⑥</sup> 以测量内战国家的政府实力。既有研究表明，政府实力越强，其接受部署维和行动的可能性越小。<sup>⑦</sup> 三个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最后，考虑到内战严重程度的影响，我们使用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战斗相关人员死亡人数（UCDP Battle-Related Deaths Dataset）作为代理指标，以测量内战的严重程度。<sup>⑧</sup> 越是伤亡惨烈的内战，

① Lisa Hultman, Jacob Kathman and Megan Shanno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Civilian Protection in Civil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7, No. 4, 2013, pp. 875–891.

② Corinne Bara and Lisa Hultman, “Just Different Hats? Comparing UN and Non-UN Peacekeeping,” pp. 341–368.

③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Armed Conflict and Intervention (ACI) Datasets,” <https://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5 日。

④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8 日。

⑤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TOTL.P1>,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8 日。

⑥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8 日。

⑦ Monalisa Adhikari, “Breaking the Balance? The Impact of Peacekeeping Deployments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7, No. 3, 2020, pp. 369–394; Jun Koga, “Where Do Third Parties Intervene? Third Parties’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Civil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4, 2011, pp. 1143–1166.

⑧ “UCDP Battle-Related Deaths Dataset,” <https://ucdp.uu.se/downloads/index.html#battlerelated>,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1 日。

外部力量越有可能干涉，而维和行动也越有可能部署在冲突更严重的国家。<sup>①</sup> 类似地，本文也控制了内战中的平民死亡人数，该数据来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中地理坐标事件数据集（UCDP GED）的单边暴力（one-side violence）数据。<sup>②</sup> 考虑到无论是外部支持还是维和行动的部署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为避免出现同期偏差（simultaneity bias），本文所有自变量均滞后一年。

（三）统计模型

本文数据的分析单位为“政府—反叛组织一年”，因此主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国家固定效应旨在控制那些在内战国层面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影响，年份固定效应则用于控制所有国家在特定年份可能经历的共同冲击带来的影响。鉴于因变量为二分类的哑变量，本文主要采取 Logit 模型，并在国家层次上聚类标准误差，以应对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分析单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Pr(Y_{kt} = 1) = \text{logit}^{-1}(\beta_0 + \beta_1 PKO_{i,t-1} + \gamma X_{i,t-1} + \tau_i + \theta_t + \epsilon_{kt}) \tag{式 1}$$

其中， $i$  代表内战国， $t$  代表内战年份， $k$  表示内战冲突对子（政府—反叛组织），因变量  $Y_{kt} = 1$  测量内战国中任何一方是否获得外部支持， $PKO_{i,t-1}$  表示内战国在前一年部署维和人员的数量， $\tau$  和  $\theta$  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epsilon$  为误差项。本文感兴趣的参数为  $\beta_1$ （即维和行动的影响）， $X_{i,t-1}$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下文进一步将因变量细分为政府以及反叛组织是否获得外部支持两类。

此外，考虑到政府和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可能相互影响，即对内战国政府外部支持的增加，可能会鼓励外部力量对该国反叛组织进行支持，反之亦然。对此，本文采取基于概率线性（linear probability）模型的似不相关回归（SUR）来处理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内生关系。具体而言，在估计维和行动影响政府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时，将前一年外部力量对反叛组织的支持作为自变量；在估计维和行

① Hanne Fjelde, Lisa Hultman and Desirée Nilsson, “Protection Through Presence: UN Peacekeeping and the Costs of Targeting Civilia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1, 2019, pp. 103–131; Virginia Page Fortna, “Does Peacekeeping Keep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Duration of Peace After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8, No. 2, 2004, pp. 269–292.

② 司晓宇、陈冲：《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国构成与平民保护——基于非洲维和特派团的微观数据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6 期，第 54—82 页；Ralph Sundberg and Erik Melander, “Introducing the UCDP Georeferenced Event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0, No. 4, 2013, pp. 523–532; Shawn Davies, et al.,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23, and the Prevalence of Organized Crime Group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1, No. 4, 2024, pp. 673–693。



动影响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时，将前一年对政府的外部支持作为自变量。本文同时采用两个回归方程，方程误差项的相关性代表了二者内生性的强弱程度。<sup>①</sup>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还考虑了其他替代模型。<sup>②</sup>

## 五 实证分析结果

为更好地展示研究结果，本文主要以可视化方法分析核心自变量的实质性影响，而对于控制变量效果不做过多解读。<sup>③</sup>

### （一）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的影响

鉴于本文主要模型为 Logit 模型，回归表格中的回归系数表示概率对数（log-odds）并不便于直接解读，因此本文计算了核心自变量的边际效应（即预测概率的变化）。这一操作还有助于在不同模型中使用统一尺度来比较自变量的影响大小。<sup>④</sup>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基于观察值路径的模拟方法计算边际效应。首先，在每一次模拟中，让核心自变量（即维和行动相关变量）的取值从最小值（即无维和行动力量）变化到最大值，同时保持其他所有自变量取其样本中的真实值，进而计算出样本中核心变量的预测概率值变化，在此基础上获得单次模拟的边际效应均值。其次，重复上述过程 1000 次后获得边际效应的完整分布。最后，基于 1000 次模拟结果，计算边际效应的均值及其 95% 的置信区间。这一方法不仅可以更加直观地呈现出变量的实质性影响，还可以通过大量模拟减少潜在模型设定偏误（mis-specification）带来的有偏影响，使边际效应类似于总体中的平均处理效应。<sup>⑤</sup>

① 对这一模型的相关应用，参见 Kathleen Gallagher Cunningham, Marianne Dahl and Anne Fruge,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Diversification and Diffu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1, No. 3, 2017, pp. 591–605。

② 例如，本文使用多项式 Logit 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将因变量重新赋值为 0（无支持）、1（支持政府）和 2（支持反叛组织），以此考察同一变量对不同结果发生概率的影响。多项式 Logit 模型的统计结果依然符合本文的预期，即在四个不同的模型中，相较于对政府的外部支持，国际维和行动对反叛组织所获外部支持的影响更加显著（维和警察除外）。

③ 控制变量的意义在于排除混淆因素对核心自变量影响的干扰，其本身的实质影响较小。参见 Paul Hünermund and Beyers Louw, “On the Nuisance of Control Variables in Causal Regression Analysi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23, DOI: 10.1177/10944281231219274。

④ 本文图 2 至图 5 涉及的统计模型均采取了相同的设定，完整回归系数表格可参见 Huiyi Lyu, Xiaoyu Si and Chong Chen, “Replication Data for: How Do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ffect External Support in Civil Wars,” <https://doi.org/10.7910/DVN/GBASNP>,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3 日。

⑤ 对这一模拟方法的原理和应用，参见 Michael J. Hammer and Kerem Ozan Kalkan, “Behind the Curve: Clarifying the Best Approach to Calculating Predicted Probabilities and Marginal Effects from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7, No. 1, 2013, pp. 263–277;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表 1 国际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影响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是否存在外部支持				因变量:是否支持政府				因变量:是否支持反叛组织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维和部队	维和警察	维和观察员	所有类型	维和部队	维和警察	维和观察员	所有类型	维和部队	维和警察	维和观察员	所有类型
核心自变量	0.000* (0.000)	0.004 (0.003)	0.005***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3*** (0.001)	0.000*** (0.000)
政体类型	-0.076 (0.085)	-0.078 (0.089)	-0.088 (0.082)	-0.078 (0.085)	-0.194** (0.097)	-0.204** (0.100)	-0.190** (0.095)	-0.196** (0.098)	0.148** (0.068)	0.146** (0.069)	0.149** (0.068)	0.147** (0.068)
国民生产总值 (对数)	0.799 (1.335)	0.864 (1.404)	0.538 (1.241)	0.830 (1.354)	-0.495 (1.463)	-0.358 (1.487)	-0.479 (1.432)	-0.476 (1.468)	1.073 (0.813)	1.123 (0.838)	0.944 (0.787)	1.083 (0.817)
军队人数(对数)	1.063 (0.714)	1.048 (0.765)	1.245 (0.771)	1.049 (0.717)	0.029 (0.725)	-0.045 (0.732)	-0.002 (0.727)	0.018 (0.730)	0.161 (0.853)	0.122 (0.864)	0.274 (0.832)	0.156 (0.854)
人口总数(对数)	1.897 (4.095)	1.282 (4.248)	3.409 (4.199)	1.784 (4.126)	8.626 (5.899)	7.909 (5.932)	8.651 (5.695)	8.524 (5.902)	-0.579 (2.522)	-0.886 (2.599)	0.087 (2.388)	-0.643 (2.533)
战斗相关死亡 人数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平民死亡人数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IC	624.638	618.081	623.401	623.585	708.278	707.854	707.889	708.343	840.755	838.988	839.765	840.318
BIC	988.350	981.793	987.112	987.296	1071.990	1071.565	1071.600	1072.054	1204.467	1202.700	1203.477	1204.029
Log Likelihood	-233.319	-230.041	-232.700	-232.792	-275.139	-274.927	-274.944	-275.171	-341.378	-340.494	-340.883	-341.159
Deviance	466.638	460.081	465.401	465.585	550.278	549.854	549.889	550.343	682.755	680.988	681.765	682.318
样本量	738	738	738	738	738	738	738	738	738	738	738	73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并根据内战进行聚类。模型中所有自变量均滞后一年。

表 1 展示了本文对假说 1 的统计检验结果。根据三组因变量（是否存在外部支持、是否支持政府以及是否支持反叛组织）和四组核心自变量（维和部队规模、维和警察规模、维和观察员规模以及所有类型的人数总和），本文分别估计了 12 个模型。为便于解释模型结果，图 2 展示了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及其 95% 置信区间。具体而言，图 2a 展示了四个模型中维和部队、维和警察、维和观察员以及所有类型的维和人员数量从最小值 0（即无任何相关人员部署）到最大值时，内战双方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变化。上述模型中除维和警察这个变量外，1000 次模拟的平均边际效应均在 95% 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以维和部队这一变量的边际效应为例，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那些没有部署维和部队的内战国而言，维和部队部署规模最大的国家（如 1994 年的索马里），其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将增加 18%。同样的效果也存在于维和观察员的部署中，此时外部支持的概率将增加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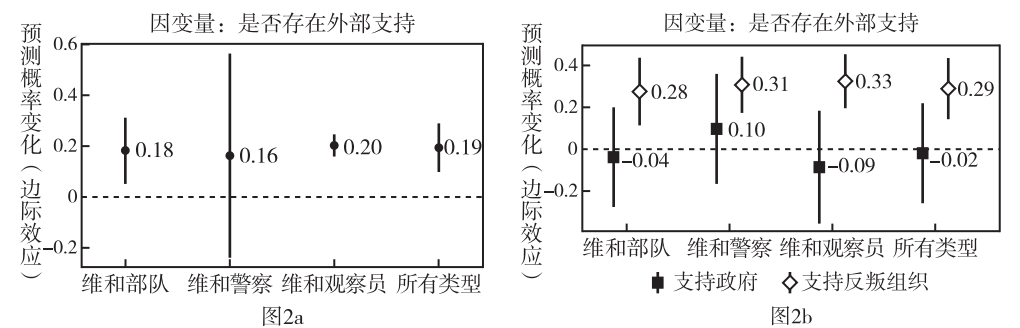


图 2 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2 展示了基于 1000 次模拟计算的预测概率的变化均值及其 95% 置信区间。图 2a 基于表 1 模型 1—模型 4 的结果计算，黑点为边际效应均值，黑色线段为 95% 置信区间；图 2b 基于表 1 模型 5—模型 12 的结果计算，其中，实心正方形表示支持政府的边际效应均值，空心菱形表示支持反叛组织的边际效应均值，黑色线段为 95% 置信区间。

正如假说 1 所阐释的，图 2a 展示了维和人员数量对外部支持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在图 2b 中，本文进一步将外部支持细分为对内战国政府和反叛组织的支持。结果显示，图 2a 中观察到的显著效应仅存在于对反叛组织的外部支持，而对内战国政府的外部支持不再显著。如图 2b 所示，无论在内战国部署何种规模的维和人员类型（如维和部队、维和警察与维和观察员，或者三者皆有），均未显著增加内战国政府所获外部支持的概率。相反，内战国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却呈现不同程度

的增长（增长幅度为 28%—33%）。与此同时，在三种类型的维和人员中，部署维和观察员的边际效应最高，达到了 33%。这进一步表明，维和行动如果仅部署观察员，该行动并不能有效地威慑和阻止外部力量对反叛组织的支持。外部力量更容易将观察员部署解读为国际社会决心不足的信号，并预期更强有力的维和行动即将到来，因而趁机加速支持内战中的反叛组织。<sup>①</sup> 例如，在 1992 年的安哥拉内战中，尽管第二期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二期联安核查团）的观察员已经部署，但反政府的安盟仍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力量的大力支持。<sup>②</sup> 这一发现虽然为假说 1a 提供了直接证据，但并没有为假说 1b 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

（二）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异质性影响

图 2 的结果展现了维和行动对内战国政府和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产生的不同影响。那么在合法性方面具有显著地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与日益普遍且由区域性国际组织开展的非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否对内战国所获外部支持也存在异质性影响？为回应这一问题，图 3 和图 4 采用相同的模型设定，分别重新估算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对内战国获得外部支持概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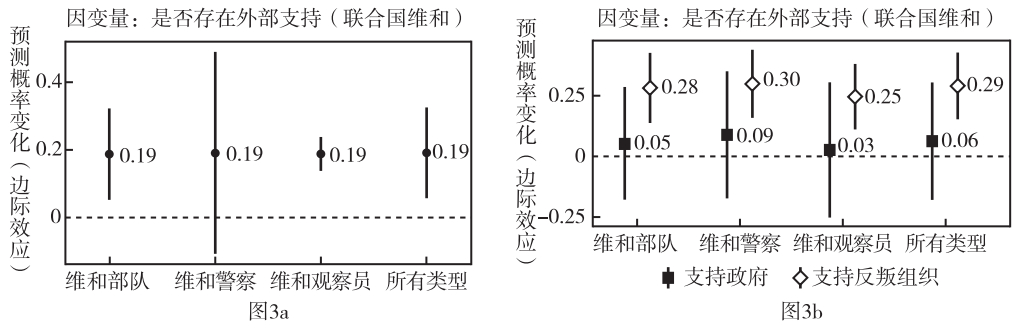


图 3 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影响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3 展示了基于 1000 次模拟计算的预测概率的变化均值及其 95% 置信区间。图 3a 中的黑点为边际效应均值，黑色线段为 95% 置信区间；图 3b 中的实心正方形表示支持政府的边际效应均值，空心菱形表示支持反叛组织的边际效应均值，黑色线段为 95% 置信区间。

① Lisa Hultman, Jacob Kathman and Megan Shanno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Civilian Protection in Civil War,” p. 886.

② Assis Malaquias, “The UN in Mozambique and Angola: Lessons Learned,”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3, No. 2, 1996, pp. 87–103; Vladimir Krška, “Peacekeeping in Angola (UNAVEM I and II),”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4, No. 1, 1997, pp. 75–97.

图 3a 展示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概率的边际效应。与图 2a 中的发现相似，除联合国维和警察这一变量外，其余变量的边际效应均在 95% 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外部支持的概率预计增加 19%。而在图 3b 中，将外部支持细分为对内战政府的支持和对反叛组织的支持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仅对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具有显著影响。与图 2b 相似，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内战政府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并不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联合国维和行动虽然不会显著影响内战政府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但会显著增加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其边际效应变化幅度为 25%—30%。由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在于减少暴力冲突和保护平民，而非解决冲突，<sup>①</sup> 其部署在一定程度上将强化内战双方的“现状维持 (status quo)” 状态。这也给外部力量提供了时间和机会支持通常相对弱势的反叛组织，使其能够拥有必要的资源以维持“不输不赢”的态势。<sup>②</sup> 此外，由于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多依赖于内战政府的同意，因而政府与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互动会更加频繁且更受关注。这种情况反而压缩了内战政府在面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署时寻求外部支持的空间。同样地，外部力量迫于压力也难以通过出兵或提供武器等方式支持政府一方。<sup>③</sup> 这一发现与假说 1a 的论证逻辑一致，并提供了直接的支持证据。

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否也遵循相似的逻辑？图 4 展示了非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内战政府和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概率的影响。不同于图 2 和图 3 显示的结果，在图 4a 中并没有发现显著的证据来证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会显著提升内战政府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当我们将外部支持分解为对内战政府和反叛组织的支持后，图 4b 显示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显著降低了冲突国政府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换言之，在同等条件下，当部署非联合国维和行动时，内战政府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会降低。其中一个解释是，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大多由区域性国际组织或地区国家联合组织，其维和行动更容易被解读为对内战政府的偏好，因而进一步显著降低了政府获得其他外部支持的概率。与此相反，图 4b 也表明，在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仅有维和观察员会显著增加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增加了 32%），而非联合国维和部队和维和警察的影响均不显著。

总体而言，图 3 和图 4 展示的结果表明，联合国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内战政

① Barbara F. Walter, Lise Morje Howard and V. Page Fortna, “The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cekeeping and Peace,” pp. 1705–1722.

② Lisa Hultman, Jacob Kathman and Megan Shanno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Civilian Protection in Civil War,” p. 886.

③ Corinne Bara and Lisa Hultman, “Just Different Hats? Comparing UN and Non-UN Peacekeeping,” pp. 341–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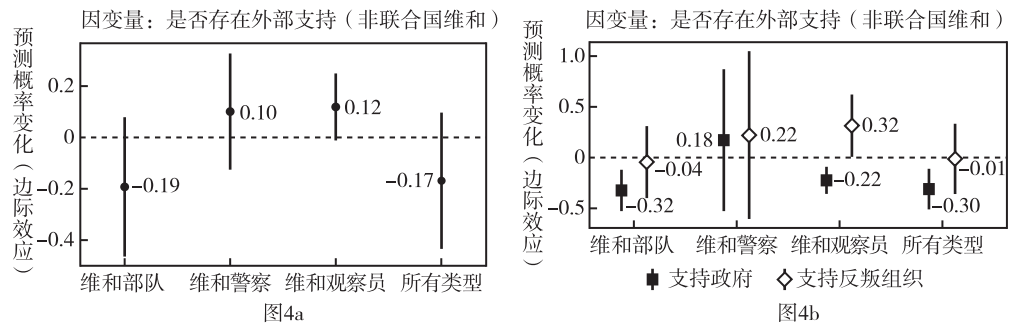


图 4 非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影响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4 展示了基于 1000 次模拟计算的预测概率的变化均值及其 95% 置信区间。图 4a 中的黑点为边际效应均值，黑色线段为 95% 置信区间；图 4b 中的实心正方形表示支持政府的边际效应均值，空心菱形表示支持反叛组织的边际效应均值，黑色线段为 95% 置信区间。

府和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效应。相较于非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加显著地增加了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降低了外部支持内战国政府的概率。对不同对象的差异化影响却指向了共同的逻辑：维和行动改变了外部力量对冲突各方的支持策略。这种一致性表明，尽管联合国和非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组织和具体实施可能略有不同，但其对外部支持行为的影响遵循相似的机制和作用方向。

### （三）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方式的影响

针对假说 2，本文考察了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方式的影响。外部力量对内战交战方的支持存在多种方式，既可以直接出兵，也可以通过间接方式介入。不同的支持方式在成本、风险和收益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外部支持方式划分为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sup>①</sup> 如前文所述，本文的样本不包括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中界定的国际化内战，因此排除了大部分在现实中直接出兵干涉的内战样本。尽管如此，部分内战虽然不满足国际化内战的标准，但仍存在直接支持的情况。为此，本文分析了维和行动对这两种支持方式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维和行动的部署并不会显著增加外部力量通过直接出兵的方式支持内战交战方；<sup>②</sup> 相反，外部力量则主要通

① Vanessa Meier, et al., “External Support in Armed Conflicts: Introducing the UCDP External Support Dataset (ESD), 1975–2017,” pp. 545–554.

② 鉴于存在直接干涉的样本观察量有限（N=33），本文对这一模型结果的解读持谨慎态度，完整回归结果参见 Huiyi Lyu, Xiaoyu Si and Chong Chen, “Replication Data for: How Do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ffect External Support in Civil Wars,” <https://doi.org/10.7910/DVN/GBASNP>,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9 日。



过间接方式支持内战交战方。这表明在部署了维和行动的情况下，外部力量更倾向于通过间接方式介入内战事务，以规避与维和行动人员产生正面冲突，同时降低自身直接军事干预的声誉成本。波黑战争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抵达之初，支持塞族民兵的南斯拉夫人民军（JNA）即从波黑撤出，转而通过向塞族民兵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等方式继续影响战局的走向。直至 1995 年签署《代顿和平协议》，外部力量对内战交战方的直接军事支持始终十分有限。<sup>①</sup>

为更直接地检验假说 2，图 5 显示的结果进一步划分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获得支持方式上的差异。图 5a 表明，联合国维和行动显著增加了内战国反叛组织获得外部间接支持的概率，这与图 3b 的结果一致。相较于直接出兵，间接方式避免了公然违背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和平管控冲突的原则。同样，联合国维和行动并没有显著增加内战国政府获得间接支持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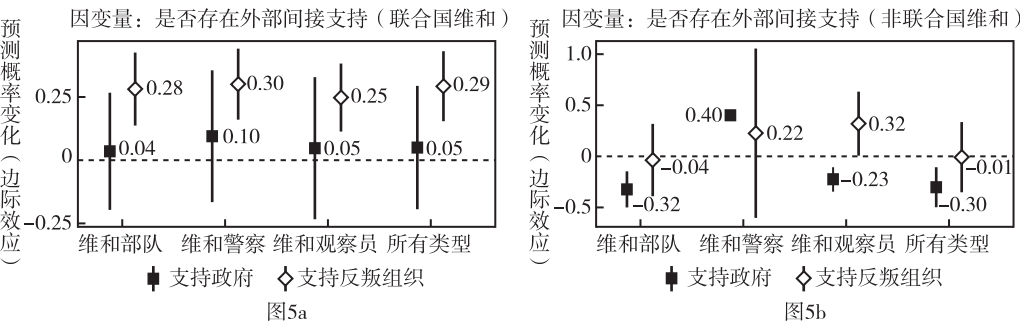


图 5 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方式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5 展示了基于 1000 次模拟计算的预测概率的变化均值及其 95% 置信区间，实心正方形表示支持政府的边际效应均值，空心菱形表示支持反叛组织的边际效应均值，黑色线段为 95% 置信区间。

此外，图 5b 也表明，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虽然显著降低了内战国政府获得间接外部支持的概率，其变量的边际效应下降区间为 23%—32%，<sup>②</sup> 但反叛组织获得的间接外部支持仅当部署观察员时才会出现显著增加（概率增加了 32%）。综上，维和行动虽然在抑制外部力量对内战交战方的直接军事干预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① Noman Sattar and Louise Liu, “The UN Role in Bosnia: Mandate, Means, and Impartiality in Peacekeeping,” *Strategic Studies*, Vol. 18, No. 4, 1996, pp. 48–72.

② 图 5b 中维和警察数量对支持政府的边际效应均值为 0.398，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 [0.393, 0.403]。由于图中仅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置信区间变小，因此图 5b 中可视化该变量的置信区间在视觉上表现得并不明显。

客观上促进了间接支持方式的运用，而这种效应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表明，单纯依靠部署维和人员难以从根本上切断外部力量对内战交战方的间接支持。

（四）稳健性检验和讨论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针对上述研究发现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排除遗漏变量、模型设定和内生性等因素的潜在影响。<sup>①</sup>

第一，外部力量对内战国政府和反叛组织的支持本身就可能是相互依赖的战略选择，而上述模型均没有考虑这种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例如，当某个外部力量观察到内战国政府获得的外部支持在增加时，自然会担心其他力量对政府的外部支持可能进一步打破政府与反叛组织之间的平衡，因而有可能增加对反叛组织的支持；反之，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应用到外部力量对政府的支持上。<sup>②</sup> 针对这种可能性，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别估计两组回归，将外部力量对政府和反叛组织的支持作为相互关联的过程进行模型估计。似不相关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外部力量对政府与反叛组织的支持存在相互关联，当前一年存在对政府的外部支持时，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概率将显著增加。然而，当明确考虑这种相互依赖的支持策略后，维和行动对外部支持的影响依然与本文的结果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本文也考虑了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之间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reverse causality）问题。根据既有研究，当外部力量出兵支持反叛组织时，内战国政府希望利用维和行动强化自身安全，因此联合国维和行动更有可能被部署。<sup>③</sup> 换言之，外部支持也是影响维和行动部署的一个原因。为解决这一潜在的逆向因果问题，本文采用拉尔斯·莱什琴斯基（Lars Leszczensky）和托拜厄斯·沃尔布林（Tobias Wolbring）推荐的方法，应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sup>④</sup> 具体而言，本文将因变量滞后一年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重新估计了表1中涉及的模型。我们发现，尽管前一年是否存在外部支持这一因素可以显著解释当年的外部支持结果，但加入滞后因变

① 完整稳健性检验结果可参见 Huiyi Lyu, Xiaoyu Si and Chong Chen, “Replication Data for: How Do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ffect External Support in Civil Wars,” <https://doi.org/10.7910/DVN/GBASNP>, 访问时间：2024年4月2日。

② Idean Salehyan,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David E. Cunningham, “Explaining External Support for Insurgent Groups,” pp. 709–744.

③ Andrew Levin, “External State Support for Rebel Groups and the Occurrence of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https://doi.org/10.1080/13698249.2023.2198979>,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7日。

④ Lars Leszczensky and Tobias Wolbring, “How to Deal with Reverse Causality Using Panel Data?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ers Based on a Simulation Study,”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51, No. 2, 2022, pp. 837–865.

量后，维和行动的影响依然显著存在，并与之前的结果方向一致。

此外，我们也重新估计了另一组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将外部支持与维和行动之间的相互依赖纳入考量范围。一组模型因变量为外部支持，另一组相关联的模型因变量为维和人员数量，并细分为对政府和反叛组织的外部支持。一方面，本文并没有发现前一年存在外部支持（包括支持反叛组织）与下一年维和行动部署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前一年存在对政府的外部支持反而会显著降低部署维和行动的概率及人员配置的规模。这表明，虽然本文基于观察数据的回归分析不能完全消除逆向因果的影响，但上述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因逆向因果而导致的维和行动出现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一可能。

第二，为检验结果对模型设定的敏感性，本文考虑了其他替代模型，包括概率线性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概率线性模型同样使用国家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其回归系数可以直接解读为概率的变化，同时较好地排除非线性模型可能存在的挤压现象。在混合效应模型中，本文同样考虑了国家和年份的混合效应，不仅可以捕捉国家和年份层次上不随时间变化特征的影响，还可以在国家和年份两项上估计随机效应。结果表明，使用概率线性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估计的主要结果与图 3 的结果保持一致。

第三，考虑到部分参与维和行动的国家可能也在同时提供外部支持，本文剔除了相关样本后重新进行了估计。根据外部支持数据，有 95 个观测值（冲突对一年）中参与维和行动的外部力量同时也支持内战国政府；另外还存在 18 个观测值，其参与维和行动的外部力量同样也支持反叛组织。将上述样本排除后，本文的结果依然与图 3 一致。同时，为消除个别国家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偏差影响，本文将以色列、也门和叙利亚等国从样本中剔除后重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表明本文的结论并非由特定案例驱动。

第四，本文纳入了其他可能被遗漏的控制变量（如政府与反叛组织的相对实力）。具体而言，本文考虑了内战国政府与反叛组织的相对实力对比，这一变量取自非国家行为体数据（Non-State Actor data）中的相对实力对比指标。<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本文的理论推断，相对实力虽然可能影响外部支持，但也可能是维和行动的直接结果。换言之，相对实力这一变量在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上是一个潜在的中介变量。直接控制中介变量有可能带来“坏控制”问题，即低

① David E. Cunningham,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Idean Salehyan, “It Takes Two: A Dyadic Analysis of Civil War Duration and Outco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3, No. 4, 2009, pp. 570–597.

估了自变量的总效应。<sup>①</sup> 尽管如此，在纳入这一变量后，本文的研究结果仍然稳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遗漏变量偏误的担忧。

第五，维和行动部署可能存在非随机性与选择性偏差。既有研究表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更有可能部署到冲突最严重、局势最复杂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也因外部干涉使得维和任务的执行环境更加艰难。<sup>②</sup> 为应对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粗粒度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技术进行校正，用以部分消除非随机性样本问题。<sup>③</sup> 经校正后发现，基于匹配结果的分析依然与图 3 的结果一致。

## 六 结论

本文基于 1992—2017 年全球内战国家数据考察了维和行动如何影响内战国政府和反叛组织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及其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还是非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均显著增加了外部力量支持反叛组织的概率，支持方式总体上由直接军事支持转变为间接性非军事支持。尽管维和行动（特别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助于降低暴力水平和减少平民伤亡，但本文的分析也揭示出其可能引发意料之外的后果——增加外部支持。这一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国际社会维持和平的努力往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冲突问题，反而可能导致冲突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维和人员部署本身难以有效威慑或遏制外部力量对内战各方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恰恰是影响内战进程及其解决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维和行动在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同时，也可能招致意料之外的后果。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发现并不是要质疑国际维和行动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而是力图突显其在错综复杂的内战治理中面临的特殊挑战。随着内战形势日益复杂，外部力量介入内战的方式也趋向多元化：一方面，国际社会加大了对维和行动的投入，旨在有效推进和平进程；另一方面，外部力量并未放弃对内战进程的支持和影

---

① 也有研究认为，实力对比可能影响因变量（外部支持）的结果，因此不宜作为控制变量，否则会产生后处理变量偏见（post-treatment bias）。相关讨论可参见 Christoph Dworschak, “Bias Mitigation in Empirical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A Short Primer on Posttreatment Variabl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1, No. 3, 2024, pp. 462–476。

② Andrea Ruggeri, Han Dorussen and Theodora-Ismene Gizelis, “Winning the Peace Locally: UN Peacekeeping and Local Conflict,” pp. 163–185.

③ Stefano M. Iacus, Gary King and Giuseppe Porro, “Causal Inference Without Balance Checking: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0, No. 1, 2012, pp. 1–24.

响，转而采取更间接的介入方式。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正是当前维和实践面临的现实难题。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所揭示的维和行动非预期的影响对于优化维和行动授权以及协调国际社会应对内战的努力具有一定的启示。充分发挥维和行动的效用并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关键在于制定有效策略以减少多方战略博弈引发的外部干涉。这要求国际社会在设计维和任务时更全面地考虑其非预期影响，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来协调各方利益、加强监督力度，最大化实现维和行动的积极效果。

本研究也为未来进一步探究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一，本文聚焦在内战国交战方的层面，虽然这样的研究设计可以回答在何种条件下交战方更有可能获得外部支持，但是无法从外部支持方视角准确理解何种外部力量更可能支持内战各方。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分析单元细化到外部支持者层面，进而从外部支持方视角刻画其战略抉择的微观动因。第二，本文揭示了维和行动影响外部支持的关联机制，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一路径是否对维和行动的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可以将外部支持视为调节维和行动效果的关键变量或中介机制，以加深对维和行动效果的综合理解。第三，本文的发现是基于观测性数据的实证分析，因而模型结果仅为相关性解释而非因果性讨论。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通过巧妙的研究设计，进一步排除混淆因素的干扰，探索维和行动的因果效应。第四，鉴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实力和利益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未来研究还可以探讨维和行动对这两种类型的外部支持行为产生威慑效应的异质性，以全面理解维和行动与外部支持的复杂关系。

（截稿：2024 年 8 月 责任编辑：赵远良）